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為帝者師予固已恠之已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中識予同年友青峰汪君當是時宰相奇君才欲驟顯之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戶鈎簾諷養生家言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者煑丹砂可化為黃金者

君悉與之深遊而得不得君固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奇身固陸沉金馬間而其心未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貌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峙數烟霧起雖予亦不能以不奇君也已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餘年一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持兵璽擊海上賊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參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之奇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寧豈韜鈐參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翕張予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為養生訣倏焉取之為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

戎伍耶總督公疏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予因謂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旣羽化仙去世固不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逃君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去他日侯君功成受爵道東海上予固當從君所好而竊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旨或同或不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爲吏顯名於諸侯

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貧困甚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之若求之藝而或爲季氏厚斂也則擯之又從而與二三子鳴鼓其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兵之間彼之可以幹局焉而辨而此之否也特不忍廉且墨者之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爲別果白正人心以待天下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蓋世先正文恪公之教以餙其躬者也其來判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宅至於郡之人不敢以一絲一繒一蔬一魚入於其庭君亦不敢以郡之一絲一繒一蔬一魚而汙

其名斤斤乎庶幾古之廉而無欲而嚮所謂愚且貧困者之近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君之鄉人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爲爵之以酒弔而上之曰其爲彼乎爲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堂君雖不免於剌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鼓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綰縣綬今我烏程其所以字縣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爲戶部尚書郎以行他綰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刿軍興來海上烽燧數

內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顥然思公而潨潨於公之曩所爲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與伐石紀其事碑在縣郵亭下久之　天子愍湖郡濱海上甚苦當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者於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由檄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邂道而逆之郊諸州縣既以得隸故烏程公爲慰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席公之愛也無不人人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

郡各帥吏民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荊君察
縣之吏民所蚚公者深又不當例他州縣也於是
獨謀所以壽公者於予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
進酒炙炮牲體纍纍然效華封之祝巳乎抑亦按
縣印綬卽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畫其令補緝其政
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巳乎苕之水卞之山
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纊之挾也雖
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之所拊而字之者若彼也
今之井里則頹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
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

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愀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佚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沓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葺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況於君之繼公之政者乎漢人之歌南陽者有言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盖言晝一也君視縣吏抱牘以過公所按行故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巳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宮保胡公序

聖天子既憐其功特

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

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

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蓋嘗按公之

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間

以收戰鬬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有識者並領

之而公頗亦稍稍自喜然此特疏公之搴旗斬馘

之槩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

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

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

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爲虜而國家可無恙
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
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
死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閑而吾之舉措一而不
亂方海之遍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曾以劫
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鷙悍敢嘗格鬭
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
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起而支之公策欲
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
不得已厚遺諜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褏之間以

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衡蓍縱以攜其黨此於其閒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譏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于時過公壘公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于閒以危之公獨引劍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　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榮名死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轇轕不豫吾算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

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以殺而不以怨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況於世之學士大夫乎況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久則公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于是以悲之竊因德淸令沈君某之請而輒有所云云且以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榮名死生之外以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參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于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既採兩
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爲人色和
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及
擢河南叅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欷歔咨且不忍其
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者例得入補
卿寺公既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挽公鱗次執政
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于按國家輿地圖而
系之言曰聞公轄南陽南陽者天下咽喉也西窺
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成臯之間故楚漢以來
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

烽燧之跡且四面至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得無南顧之虞乎況其地土深而厚世稱抱道術龍卧其中又他多强弓悍弩淬甲利劍昔人所稱韓之勁一當百即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霧草澤之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踼宕之士出而從公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沛之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曰然因書之以爲公贈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 贈弃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懸通籍

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
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
即孤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
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
若非世之閭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滯之者
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之士而頃聞長洲
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孤
且矯矣越三年又參滇南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
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
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

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公令人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覩伏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寇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窟而又阻大山長谷懸崖塹壁翳林深菁嶔巇巀嶭自以爲

猿猱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戍兵所不得深入而鷙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客而彼爲主而勢不能久畱彼且得陽壘於其西以捍我而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馘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得已而橐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㙐燧以聞者不旋踵而至或者其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剿浰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諜其中之所向背弄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礮石列柵以鬬我或鳶翔而驚或虎踞而待或火篝而突或耩冰而伺當是時窟巔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

千里之間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嚮所故爲患而若颴颮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郎故贛也豈非系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邑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　天子憫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于於其去也餞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卽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禔者乎于竊書之以俟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爲何如也

贈荆烏程序

雲洲荆侯之蒞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朝遂檄而奬之而其寮黄君輩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之深者莫予若相與請予文張其事予領且久之顧草未屬也或疑予後焉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中材以下一言一動之中譬畫則汲汲焉以書其於韓彭之戰非破趙下齊擊魏滅楚裂千里之城邑而殉也不以書而絳灌之屬自搴一

旗斬一馘以上則悉書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勲德載在國家列之旣爰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因

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也因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日最効者監使者始爲檄而獎之爾若期月以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犖過人　天子或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荊侯才完而智識敏而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聞見者以彼之材異其時游列卿當爲明天子名公碩輔而捍大患建大勲勞以爲聞於時則其風流人物所以燿天下而埀後世者盖未

支也若今之部使者所檄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疏而以聞於　天子相臈次也　天子之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相與祠而伐石焉略其徽而撮其鉅以書於以備釆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乎皆有所不能拒而乎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區部使者所檄而後而書之也哉或曰玆亦可覘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葦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氏

之邏卒稍稍麗雜其閒又縮南北舟車水陸之衝朝夕餼廚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潭先生貿行君子也不當煩以此孑謂之日蕭君抑聞老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乎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蔽故其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熒惑乎其閒故邑之劇且肘轄者或爲患君以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者達其智恒游于世之繳矰羅弋之外而彼之所共勞乎其形悴乎其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鬭君

而君獨超然若曠蕭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於其郊即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厮傳僕隸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間予固知君應之甚暇矣故予嘗謂宓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或不以彼而以此者蓋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國之遺烈往往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爲我賦之否乎倘爲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覘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没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

咽欷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閹寺所相與譏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予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删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

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于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删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没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塞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

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靑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僅得覽觀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綵裒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靑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爲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

已衰矣成帙將携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晉之篋中比孑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喉欲搆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擘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郎其門壘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勒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㥦㥦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

名某某者人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其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兵窮擊之槩將以聳動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怨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屬其御史互爲飛語上疏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它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兩疑且不測也於是郎

目籍没于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其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窘陳所手繕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傳者俄仆地若隕憂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

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於是大怖卽掘地爲窟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某持憤咽累欷不自已忍爲先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輒移檄過浙幷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誡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

以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令溧陽令荏平令淸豐及錦衣諸稿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系之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搆而以罪奪其官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竄

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次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纍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噫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鬭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搆

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絕天下之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畢能崛出者亦共爲之偃蹇浮湛於下寮而不復敢希覬上之人離品資劖繩墨而任使之也已今之世海内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困於夷海閩廣之州荷戈而鬬者不可勝數抑所謂外若宴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鼙之馳者而世有材如歙州蒲江黄君者顧猶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

君非千里之鵠而羣鷄鶩而啄且嗳者乎君渥顏長髯機頴絕倫毎與語及當世之務若干將莫耶之剸犀兕而截鯨鯢也予頗奇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攺甘肅行太僕寺簿於乎甘肅者界陜以西所當漢之燉煌之地即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觀山川形勝城邑阨阸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奇如古之邊郡之士而置塞以聞者乎　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䟦

踔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最行也疊其所褒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玆碑也即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君所知者其所稱侯明法而廉吏民於其去而不忍忘之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綰　天子印綬出吏玆土兄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壇也則侯之習　國

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
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
吐哺而捍救其間兩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
是過也曩溧陽猶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
礱猾之政數多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
侯之所以字其吏民也往往出於世之俗吏簿書
期會聽斷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往
往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盡而怛乎中藹
然繫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
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縮車而遮道及伐石而

饒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
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次得失以爲
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肯爲引譽其間以遺於世
乎已而適予故所令冊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
覆之蓋冊徒於金壇爲齒錯壤其所稱述林侯者
亦大較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久之爲之書以
復於施君曰前縣劉司空所爲碑系則侯之治溧
與溧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可知之矣
後縣冊徒吏民所口則侯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
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

當與兩漢循吏傳所載無以異予雖未及而林侯
然古之人有讀其書聞其遺事願爲之執鞭者而
況生而幸及與侯同時乎幸爲告侯曰侯之茲行
也當入爲　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夾跡公
卿矣然所當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憂思
而參乘乎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送沈伯子赴塞上葬其父參軍公遺骸返葬序

予友參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頼　明天子
仁聖特薄其譴從之塞上宰執旣深憾公及其徙

塞上又嗾諸將師以下互爲飛語以搆之公遂坐
誅并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海內學士
大夫無問識不識其爲欷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
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骼亦遂稿覆塞垣
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
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敬久匿名姓竄山谷始服
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
竷君之骼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
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是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
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爲鴟夷浮之江而不化

先叅軍之以忠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
視死猶之生也塞亡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
葬其子也猶特寄於嬴博之間故叅軍其肯以沙
驕驥引之骨嚮見女子窽木爲匱刻蕙爲緘纍纍
然必返乎故丘爲耶於是敬聞之泣亏亦泣因解
所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爲言令告之叅軍曰叅
軍雖已没而其忠義之魂猶當憑塞垣之戰馬而
陣斷者其能躍亏所贈劍而以之衡擊虜騎也乎
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狐之死也猶
首丘况
聖天子覺寤近已罷叅軍所故詆學

毓蘖所發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而聽海內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參軍其及　明時以遺骼而返乎中土雖没其身猶不及其身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君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方其為諸生時即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朗祠部叔皮以聲

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覽情興所適輒分曹
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抉腸劌腎以極騷人之
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共傳之以為希世之寶歎
賞不置而君之才譽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
望海內矣然諸君子僉舉進士翱翔中外或由州
郡貢待詔承明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
貲補臬掾嗟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
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臯之徒連翩金馬日給
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掞賦也即如唐宋盛時倘許
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

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海内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閒稍托姻戚肺腑間君介然不以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厮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瑰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

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欷歔嗚咽不自巳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盡在此而不在彼也巳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然名世鉅人其於　中朝機務與海内外險夷措注若廓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内領藩

泉州郡外控疆埸戎徼無不盡籍而壁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爲　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　先皇帝久矣　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尚書筆札大官酒食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客或兩相肘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以去于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庸扣於公公並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厭也

別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仰而聽鳴
禽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而揚絲雖河
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瞎之至也間讀書數手莊
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而歌嗚嗚然花陰
移而日景昃猶不置當是時雖賓朋左右亦不以
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
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觴前壽于廼酌而言曰間
按古今傳記其所稱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
而内以帋主上之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
可勝道哉漢之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

晦是也語不云乎刀銲則割寵逼則爍郎如
先皇帝臨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
馳其始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
變而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讐發睚眦於今流
波者未巳也蘇文忠公甞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乞
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遻山水之勝而
内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此所有
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名者而不
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勲蓋當世猶不

志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杳雎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 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

以下僉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恥獨不與　先皇帝震怒尋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迺徙滇滇郎古邛筰夷嶲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鬩而兩立公持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鬭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與兵誅之已而兵僨酋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劾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靳然

于朝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冐搴旗斬馘之賞又何能坐受乎囚檻之縛從而折之其奮諫署所難者公猶羣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粤與滇時則公之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嗟乎非

公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于其間則其撼之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巳其能章章若是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于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綱要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寖寖乎湊淮南之慘矣公茲行也得無憐之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仁厚之德盎然海内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芰芡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杳若不相及閒孜之學宮及士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欷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

古說之耶太史范孱麓君吾湖所稱太雅君子也舉進士第一入爲　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貫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吾嘗涉弁山之巔鼓枻於苕霅之滸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韻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傳　天子翙翙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間按遠近所口乂徃徃多起苕霅之間其歸也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

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
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爲供
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
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　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
塹內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
敢望　明天子按唐宋故事其公卿僚貳以下
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勞爲之矢歌其間如
古昔盛時巳乎吾聞太史出則採詩歸而獻之
天子乎特爲文餞君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
也蓋悲君之出而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

人之變相與抒其憤懣抑欝覊愁不平之懷以吊
且慰於湖之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
公卿僚貳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
者其辭曰弁之山兮崋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
七日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鉅虬螭胡爲乎
狻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若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鰌與鯉兮鴈與鳧薄
日月兮噴江湖胡爲乎狻斯人兮或張弧令我心
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宫且深叢
薄晝冥兮互吐吞于將莫鄉兮扣　帝閽日星耀

兮魑魅湛瞻彼美人兮廻故轅珮明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餱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蠹及其寇之既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脅亂耳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法曰距如脫兎是也於是時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須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以羽檄

徵天下之材官騎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
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
授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沸謹筦鑰偃旗鼓惟
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
府晏然不聞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
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
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
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趯跳鷙擊
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者也而
公朝聞諜暮即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糗斬蒿萊

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兎之說蓋兩兼之矣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僉懐其鎮靜寧一之仁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綏之志者也事聞于朝　天子爲之賜璽書出金幣一二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

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某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塡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葢數十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勲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

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
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携罍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
壽坤廼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今
天子踐泰階御黼扆一時左右輔翊諸臣繩
繩詵詵蹻蹻王路播休問邕德音清廟之中泠然
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韶
之音也薄海內外谷摵者嗷泉沸者洌吹萬不齊
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
蜿蜒而舞鱔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
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廼再鼓一行

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春纍纍乎各中其窾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絶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先生戛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廵陜右所至以廉節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

吏及夷酋以下葢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illegible]藉公威望以庚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稍有聲或及詳為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為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瘻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絓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刼刼於魑魅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

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粤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粤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略並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

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牟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鷙擊或爲兎薙其識深其器遠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髖髀小者毛革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易

水之濵盎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亦莫
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縉帶交巳而與予後先舉進
士幾三紀于玆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三之一耳
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書乞南徙者
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
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於再至于
三僉不從巳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
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
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僉以先生
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

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參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出又不從未幾改參江西以行方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聞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麈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繙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參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不敢以

他藩臬朝夕褁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閉閤治事也先生既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顧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璽書強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組綬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癖於鍛淵明癖於酒楊雄癖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

其中而於世之馳騖戰鬬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傳所謂皭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癖於病與抑亦有所以俛乎其中而世之馳騖戰鬬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蠓視而蟬蜕之者與先生行矣他日翺翺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太平興國閒聽冲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爻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絫千金饒其魚稻桑芰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穿陂

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樽罍奕射之娛以揖讓乎其間無斁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毋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夘覆其弟弟纘挾其兄甚雝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

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贊母之能媬而教之也然皆閫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琚瑀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涤之持稳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閫以内也又如此嗟乎若贊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贊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既嘗爻事處士翁則毋事毋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

且祝而曰始而毋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雞鳴之誼也再而毋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敬姜之遺也若費毋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並以廉節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威蝮鷙爲

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廼若曹參文翁而下大較破觚為圜斲雕為朴要其施行特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宮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似矣以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古之懸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䟽法之大者餘金貸之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縣大夫或不勝其武健又輒平反之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讐經校藝而已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

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察以猘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耻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公之治郡豈即曹參氏之於齊文翁之於蜀而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也非世所矯汚以攘聲者也公入覲聖天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今之吏以廉節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玆矣始為寧波
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為諫官已而坐忤執政
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湖郡丞
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持節臨鎮
最後者猶連翩藩臬僉乘朱轂曳金龜焜燿當世
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迺還三署客或以馮唐
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者誚讓公嗟乎此
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其行而餞之苕水之
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下賓客能詩者僉相與
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事予覧睹低徊久之始讀

騷以下歎曰此楚宋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於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王右丞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弔楚塞顧秦宮而欷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

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劒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側並及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乃相與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枻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闃無人聲公趣默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〇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闥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鷄鳴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致然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不能者亦稍稍以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敎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斁焉者予鄉駱太史公始以文章侍

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
通顯然公獨頹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
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上書乞山去予亦罷
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
忽病革矣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
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
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
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
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
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深

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與太史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頴之士十餘輩爲縉帶交于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能以母教爲吾黨㑌而結襪者于竊嘆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簪珥房闥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念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者寥寥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不能如隋唐去宋爲遠甚歎曰古稱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趣已乎又按宋郡太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十朋輩僉

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三試公躬為之校讐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其至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人人發憤淬且礪凡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為文過齋中予初讀之猶荆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久而讀之汩汩乎泉之出峽倏而撼谷倏而崩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擊楚之士多劒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

如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輒輩出閩越鴃舌唐得一常衮於今為冠帶俗且右齊魯而況於予吳興乎況宋故嘗以文獻巨擘海以內[illegible]乎梓人者哀而刻之乞予言弁諸首予特為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如宋盛時采風者過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為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上

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　太祖高皇帝嘗百戰
其地已而都金陵棊置横海諸衛以爲外捍江漢
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予故按往事
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無烽燧之警
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帶朝夕從予眺
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其間盡歡然甚洽
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和至未幾予由禮部
郎南徙粤而公亦以才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
轍不屬者殆萬里其返而歸予故鄉也幾二十年
于玆矣予家去公廬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

也猶或朝且夕今之井閈相綰也則以踰時不相
及豈非語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飄離其
值不值固各有適者邪于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
交來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懽然不貌公
也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鬢日以抽白特曩所共公
瞥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能
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兮巖
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能引吻和緊
無朝搴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嬉兮公
能采花從緊無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觀張君洙蔡君汝南暨予輩金聲而馳君之操觚而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深以之嚙射蹀躞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之爲幽響別調則冷然若懸崖之泉噴激之瀑而凄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金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翱翔四方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恠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

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艾厖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携竹笻躡氷雪眺巖岡抱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顔白髮頹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并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廼酌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䶒䶒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者又安得時時青

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壽明齋劉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劓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即以聲顯郎署間 天子推恩下璽書以其爵爵先生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 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蟬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而第以

道守其官膂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
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抱櫝以遊
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
慚也已先生行年且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
爲同年交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
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者而因屬予爲文以壽之且
告之曰先生之褆身也如此其澹然於世之榮名
利祿之外於世所趨聚而蟻引厭而遺之者如此
侍御公且爲世開人矣猶懼或不能遵其教以飭
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

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者或不以及是不可以無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之詩曰令聞不已茲則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親而壽之不朽也遂書之侍御君幼執政坐戍且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治吏尚樸茂宣德弘治間右繼體故其時吏治務恩澤迺代以來稍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與各矜其功能

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閭右深文法飾令甲恣獻
枅設餙筒廣偵諜甚且苛察不已或爲推臧推臧
不已或爲愎鷙若犇成毋將郅都嚴延年之屬吾
不知於洪水之災何如耳而世且譽之又從而尊
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所嚮邑里多痌瘝幪巾
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爲絫欷太息而卒莫如之
何也嗟乎以予觀於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
武宣德之遺者與㣲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
偃訥訥然不出口吾嘗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
人君子也已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惸形於色一

切政令賦役惟恐不能庸民望諰諰然必推擇至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根黑白約繩墨質者原骫法者伏辜令人人俛首謝去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茲矣侯之操行務潔白益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至於世所故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耻與比伍善乎古之言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者斯近之矣邑博士弟子其徵予言將入爲侯壽閒聞老萊氏年七十猶衣斑斕衣弄雛於母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毋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

諸君之入而捧觴上壽倘以予所次俟者而相與綴之弄雛之末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遲天地陵谷之變遷為之計籌于其間者也然特故為眩幻不根以自肆於泉螢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内弟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噺吳越間已而數窘於有司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雖不習養生家守中致虛内外丹砂之説而其謹服食節

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鶩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内不以緇乎其心外不以纇乎其形客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順二卦於其上雖寢食不忘左盼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之曰君獨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金鑄者拙乎哉故世之攝生者溙溙然軀體毛髮之間以寢衛

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而攫其鳶鴟雖淸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予項羽其所治三軍翕張予奪於養生家玄牝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謬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予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能之士不以令郎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眞巳乃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何者于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令且三百餘年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頽没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况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

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旰或不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筦鑰困且不勝者什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泠風也已而稍出其頴鍔截犀兕而剸鴻鵠殆與古所搏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困且不勝者鱗次而辦間又過視學宮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巧其宮之鈌者與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

或云故令考滿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之一一注措若此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項諸臺使者相繼行僉異公才欲疏薦之於　朝第按　國家故事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獎如例且徵予言以侈其事予伏讀卒歎曰茲恐不足爲公侈也按古傳記所載名臣列卿其以勳業聞望焜燿當世於縣令特其始如軔耳故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漢令槐里如王尊等僉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聞以予觀於錢塘公異日者之勳業聞望于今殆

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
行事吾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
以爲公侈乎哉或曰茲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
不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與
其樂府詩歌序記碑誌之文若干卷併錄宮傳雷
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
子也請予言弁之首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茲編
也固公之所以名當時而埀後世然抑豈足以窺

公之深哉公録諸生首解額已試南宮嘗首第不果已而録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爲臺諫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爲　太子校書宰相以其未嘗私又不果官傳公之所爲彖歛而序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學湖廣時年甫三十七聲名翔起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其間當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廼過爲引疾上書携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危巖以來六藝百家之言于其中而朝且夕焉殆忘冠與沐也客

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吟即四方之以聲詩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藩臬大夫通問撤騶奴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塵及其圖書几席欄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世不之知者顧詆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林聲妓之溺嗟乎溺者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

世之莊士之所訾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勳名行業相斜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甘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家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爲最深其他樂府詩歌多所自得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

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甞自呼曰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奬序

古者先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已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貌必以系此其大較也隋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席與弟子負之所以眡學寖微寖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

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
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𥐡𥐡然鬬守而帷視君
亦𥐡𥐡然色養而左右之其問寢視膳珍從祝哽
之節曲儀少禮之所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
口其最章章著見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
辭不應試母夫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
學復以母夫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痿臥一飲
一哺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
視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
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間

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妥靈也
悲哀紊款者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卜佳山水改
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且疑故藏或毀
矣君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視之其所藏遺骼與
衣冠合瑁盎然如春容生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
至動天地感鬼神憖君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
日之躬爲追承者乎客嘗有以鳩巢于君之堂間
多異徵而歌之者嗟乎王祥臥氷而鯉躍孟宗號
野而筍茁神明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論吾邑也不
數月聲籍甚諸弟子詵詵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

徒之教者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弁檄邑大夫供張而奬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謯於今猶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君之生平其所以教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枝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奬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少之未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竊呰與縣故時所施行狀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

又從而劇之劇之暮月以來縣之蠹者刻幽者爬垢者飭嚚者屏舞文者鬼薪骫法而右者按配稱太治侯故善文章間過學宮躬師博士弟子與之誦說六籍之遺而校讐其藝予病臥久不數通長吏然家居上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而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溉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吏民抱中丞公所檄而奬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事予逡巡避席而曰是豈足以爲侯侈乎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按侯所治桐鄉假令異日入廟堂殘石畫條次

國家大議當與生相頡頏不多讓而今奚足爲侯修乎哉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以無爲用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吏民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吊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郵公輒通大指巳而師事唐一菴先生以其學禔

身而劍行再過毘陵從荊川司諫遊於漢氏以來百家之旨揣摩而折衷之稍稍得其深而歸間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歘然雲蒸而泉吐類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已而省試再擯不第輒罷去有司或披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孶孶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龍中弟子

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斆學半茲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司理錢朗峰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卽鄉大夫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民情之相爲盈縮僉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晝令者也非若近代來燕粵齊秦之士而挾檄客遊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甚且絕徼

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
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詩書六藝弦歌洗爵皮弁
俎豆養老祀神獻馘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
材彼皆所謂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
亟疾苛察相高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
乎鄉之人而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
長厚之政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閒
按古傳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
能自已者郡節推朗峰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
謂脣齒之壤而牛羊鷄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

故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芰芡絲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十年以來囂然多故矣頃歲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州縣頗倣漢奪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吏又往往競爲愎騺相與曲媚上以儌譽湖之民蓋鼎沸也公旣習于湖而仁明強毅之德雅流俗獻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滑湛獨嶄然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惨覈之令以繩下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競天投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

之以徐有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
然嗚呼以公之德與材籍剖符於萬里之外猶當
建殊業施後世而况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
其人之情僉公襟帶間宜其惠皂而功倍也如此
頌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湖之搢紳大夫與其
吏民僉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
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縮
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然俛
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得一人焉曰魯恭然問按傳記不聞其以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察之廼首以雊雉問何也此其際豈淺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洽者深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

毋之於子悃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續之挾而醇醴
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搢紳大夫交粥
粥然傴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卽椎埋作姦
法不赦公猶過而原之特減等一切刻鏤為威公
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汚之案牘也嗚呼公
善琴與否問巡阡陌其及雉雛與否吾皆不能知
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聞南風而解愠而盎然若
胎不以殰而卵不以殈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
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案公治行倘不以世
之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

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以佩其行